



【华盛顿时报】：萨斯病毒去年11月中旬在广东省出现，但是中国政府封锁消息。到2月中旬这种疾病引起世界注意的时候，已经有三百多人被感染。如果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认有关事实，疫情完全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对中国的面子或者特殊政治局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掩盖行为的借口，因为它给整个世界带来危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维也纳的、由115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媒体负责人组成的国际新闻学会谴责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对非典噤若寒蝉，导致非典的蔓延。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该学会表示，中国政府在非典爆发初期禁止记者报道疫情，没有能够为民众和医生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使疫情不能有效地控制。国际新闻学会指出，应付危机需要资讯的自由流通。

【纽约时报】：目前在中国萨斯病已经传播到多个省份，并可能在只有基本卫生设施的农村传播。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封锁有关这种疾病的所有信息。

海外媒体评「非典」在中国

同事说：难怪你没事！

文/淑宜

我儿子同事因为不了解真相，听到收音机里诬蔑法轮功，也跟着乱讲。儿子对他们说：其实你们都上当了！法轮功修“真、善、忍”，教人做真正的好人。同事问：“天安门自焚”、“中南海”是咋回事？儿子说，中南海事件是江泽民嫉妒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为打压而设的圈套；“自焚”是因打压不利为煽动更多人仇恨法轮功，以达到其“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而演的一场苦肉戏。刘春玲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打死的，有录像为证。残酷迫害法轮功快四年了，法轮功仍然屹立不倒。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邪不胜正嘛！现在法轮功在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弘传，上亿人修炼。

讲到这儿，同事问他是不是也炼法轮功了。儿子说：是啊！我炼两年多了。以前身体不大好，加上工作压力大心里也很烦。自从修炼法轮功，心里平静多了，身体也很健康。以前家里有人伤风感冒我也免不了，现在这些都离我远去了。几个同事立刻恍然大悟：“难怪那天你没事啊！”

原来几天前同事们一起吃饭，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可回公司没多久，其他人个个都拉肚子，有的服了药第二天还没好，就儿子一个人没事儿。当时大家挺纳闷：怎么就他一个人没事啊？今天总算明白了：原来他炼了法轮功！



天地蒼生

第128期 2003年4月25日

「得心应手」的数字游戏 从「非典」看谎言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介绍中国的“非典”疫情。当他在招待会上宣布“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把北京至少数以百计病例轻描淡写成“12例，死亡3例”时，他在这场数字游戏一旦破局而被当成替罪羊的命运就已注定了。

随着更多实情被向外界透露，世界卫生组织怀疑中国官方提供的有关数字的准确性，要求进入更多的医院调查。黑幕从这里被撕开。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北京市维持多天的“37例，死亡4例”一跃成为“339例，死亡18例”。一场数字游戏引发了政治大地震，卫生部长张文康和上任不到3个月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不管中国官方现在如何解释这些数字变化的原因，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强大压力，罕见地发布全球警报，劝阻不要去中国大陆和香港等疫区旅行；如果不是许多政府和组织相继取消或延后到中国的活动；如果不是靠外资输血支撑中国经济面临外资转移的绝望，中国当局也许会一直在掩盖“非典”的数字游戏中玩下去。即使现在，人们也仍然怀疑北京公布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中国人喜欢玩数字。五十年代的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刻意往大说，比的是数字；89年天安门民运死亡多少，故意往少说，压的是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百分之7到8持恒，稳定的是数字；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借口是炼功导致“1400例”死亡，用来吓人的还是数字。数字被玩得得心应手，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不变就不变，想有就有，想无就无。一切围绕政治的需要。但是，由于在数字上玩假的通常是政治人物，科学常识不足，编出的数字游戏常常经不起推敲。

粮食亩产万斤，对于专家和种地的农民，简直是笑话；六四屠杀，国外卫星高照，骗局难圆；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是全国上下当做政治任务“挖掘”出来的，在镇压的决策者来看，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数字来给法轮功定罪了。不幸的是，决策者忘了人本来就是会死的。统计学家从人的自然死亡率来推算，发现这数字却在给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作宣传。法轮功从92年传出到99年的7年间，按官方公布的200万习练者来算（姑且不说有几千万），法轮功的死亡率为1400例 / 200万 / 7年 = 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万分之65的中国人正常死亡率。这是当初数字造假者万万没想到的。

过去，中国官方的数字游戏都是在家里关着门玩，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次“非典”的国际化冲击，使人们有机会目睹它在数字造假上的狼狈不堪，也使人们有机会领悟到它是如何愚弄视听的。（文 / 司马泰 有删节）

历史瞬间

访“4.25”事件见证人之一陶月芳女士

“4.25”四周年之际，现住澳洲悉尼的原北京市居民陶月芳女士回忆了四年前那一段她亲身经历的珍贵的历史瞬间：

“4.25”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和附近功夫4-5个人一块骑单车往北海去。就在北海看到好多人已经在那儿……马路上有好多警察，警察引导人们从在北海公园的大街上穿过马路，站在中南海对面的人行道上，肩挨肩站三排人。一点也没有影响府佑街上的来往车辆，就是在人行道上都留下了盲人道，行人可以方便通过……站的时间长了，就把年轻人换到前排，把年纪大一点的换到后排，坐在地上看书或炼功。到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在附近的店铺买一点吃的，那店里的人都说：看人家法轮功多了不起，这么多人在哪里都静静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上午9点多钟，朱总理出来要求学员派代表进去谈话，一共有三批代表参加座谈。晚上10点多钟，通过人传人传话过来说，朱总理同意立即释放天津学员就散了。

整个“4.25”全天大法学员都在警察指定的国务院信访办外边整齐地站着，大家静默不语。地上没有一点垃圾，一直有学员传塑料袋放垃圾，就连警察抽烟扔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起来，散掉之后就象没有人来过一样。

这次“4.25”大上访，既没有扰乱社会秩序也没有影响居民休息。居民也非常同情、也了解法轮功。

26日、27日警察上门调查是谁组织的，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松散管理，上访也是自愿的，没有人硬性要求，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法轮功当时有七千万人，才去了一万人，要是有组织，那去的人远远不止这数。



四年前的今天，1999年4月25日，因天津警察无理抓捕四十余名法轮功学员，事出紧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的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希望政府听取民众心声，和平公正解决问题。

法轮功学员的理智和善意以及国务院领导的正确处理，使4.25得以圆满解决，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各国赞誉这一事件是中国百姓对自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和中国政府对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尊重。

令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于嫉妒和对个人偏执导致对一切民间运动产生恐惧，江XX竟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执意镇压法轮功，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善良人的残酷迫害和民族浩劫。

4-25

和平上访
事出有因

如果我们看一看法轮功从传出到1999年4月25日中间的简单历史，就会发现4.25和平上访是事出有因。

传出 1992年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大众公开传授法轮功，因为功法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李先生曾被授予“最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以及“边缘科学奖”，大批人亲身受益，纷纷开始修炼法轮功。

诋毁 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和广受欢迎，触动了政府中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官方改变态度，媒体开始攻击诋毁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等一些报章杂志先后发表过批判和指责法轮功的不实报道。1996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署动用行政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封杀，收缴封存法轮功书籍。随后，《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一、二十家官办的报章杂志先后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舆论导向十分明显。国家出版总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许出版介绍法轮功的书籍。

秘密调查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罗干等的授意下于1997年初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作准备。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可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有搜集到。在《通知》的错误引导下，江苏、辽宁等地方公安局，宣布炼法轮功的群众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非法查抄炼功群众的私有财产，对炼功群众非法拘审、关押、打骂和动用宣传媒介进行污蔑性宣传。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

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朱镕基总理制止打压的正面批示落入罗干手中，被其截住而没有往下传达。

申诉无门 在4.25之前的三年里，虽然指责、谩骂、诽谤法轮功的报导不少，却没有一篇法轮功的辩白文章得以见刊。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反映事实的机会。虽然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但却一直得不到回音，攻击、迫害愈演愈烈。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再次发表诋毁法轮功文章。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造成“天津事件”。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需要北京的授权。天津的公安也向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引发万人和平上访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会倾听民众的心声，在了解真相后一定会为民作主，公正解决问题，于是才有了4-25的万人和平上访。

因此，4.25上访的根本原因是法轮功长期受到污蔑，而中国言论不自由，学员无从反映事实，无从改善所受打压迫害的结果。为了得到一个自由安定的修炼环境，为了使被抓捕的天津学员被释放，法轮功学员只有北京请愿这条路可走。(文/舒平)